

# 懷金陵·憶往事(二)

宋希尚

## 浮生散記之一

### 中日酒戰一飲五十杯

在抗戰前夕，鼓樓旁日本駐華使館人員，每借旅行狩獵為名，攜帶照相機、獵犬等下鄉亂跑，刺探情報，偵取資料，其中以總領事須磨，身體健碩，為人十分狡猾，雖經我政府一再誠懇勸告，郊外自由活動，深恐引起誤會，照會其暫時避免，竟也不加理會。日本軍閥政府下的官兵，在當時膽大妄為，似乎有故意製造事端的陰謀。

日本駐京使館人員，雖是這樣的胡作亂為，但在其假親善的外衣，尚未攤牌之前，在外交的表面上，仍然做得煞有介事，把他們的民族性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有一天，忽然折柬邀我市府全體高級官員，以資聯歡，被邀請的有馬市長、王漱芳祕書長、陳劍如社會局長、陸肇祥財政局長、周湘土地局長、王祖祥衛生事務所長、葛曉東林園管理處長、王人麟、張劍鳴參事、陳祖平專員及祕書與本人等十餘人，宴設日使館大廈。

是日，散班以後，我們以馬市長為首的小團體，準時到達，須磨親自招待，謙恭有禮，備極殷勤。據說：照日本的正式宴會，尤其是在外交宴上，在筵席開席之前，另外先以醇酒享客，表示特別親善的敬意。宴前的醇酒，擺設在餐廳隔壁另一套房，在一長桌上數以百計的一一杯杯整齊排列着，並無菜肴佐酒之物。這酒並不是全體賓主共飲，而是由賓主雙方推出代表一人，代表雙方對飲，其餘賓主分立兩旁觀戰。很顯然這樣的待客，雖說是表示敬意，搗手親善，但考其用意，實富有戰鬥戲劇性。雙方代表推定後，於是日方提議各對飲五百杯為目標，經一再磋商後，減為一百杯，最後以五十杯為妥協條件。因我出生紹興，紹興又以酒出名，遂被衆推為榮任我方飲酒代表。那時我正在壯年，體力強健，既受命，不敢辭，亦不願示弱，遂在雙方對峙陣容數十人目光注視中，舉杯相敬，傾杯祝福，一杯乾一杯，一口氣間，完成了酒戰。大家拍手歡呼，搗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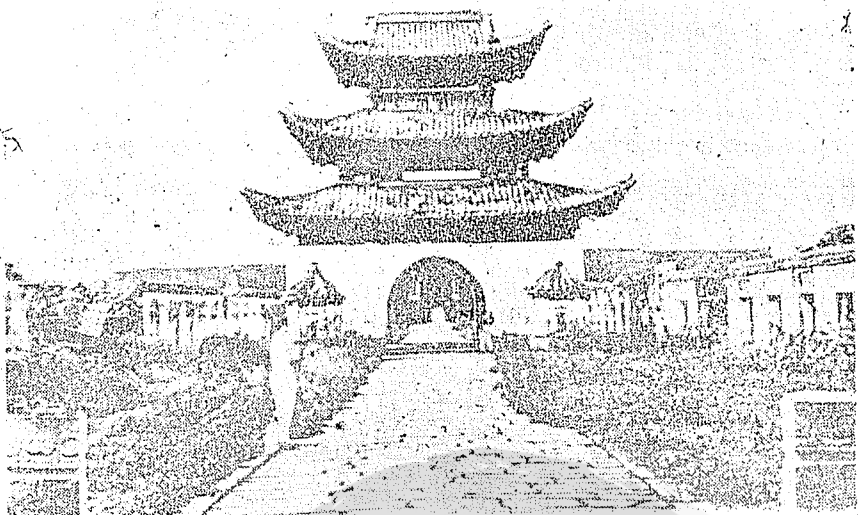
至餐廳入席，盡歡而散，此為余第一次之豪飲。

事後知道，日本的外交人員都經過各式各樣的訓練，每一駐外使館，都羅致有不同擅長的外交人才，例如善飲、善賭、善唱乃至善嫖的諸色人等，他們用這些人來配合外交上各種場合的需求。只為達成任務，可以不擇手段。聞那天和我對飲的那位祕書，他確有不折不扣五百杯的宏量。

譚墓，為前行政院長譚延闓(組庵)先生國葬之墓，譚墓在中山陵旁，雅靜清幽，與中山陵大塊文章的建築，迥然不同，也可以說別具風格。

國葬之墓，照說應由國家專設管理機構，專司其事，不知因何緣故，譚墓的管理、整修、祭掃，指定由南京市工務局為之承擔，工務局在人員編制中，列有譚墓管理員一缺，經常駐守，管理墓園，維持清潔，等於譚墓的祀奉官。某年清明前夕，我偕同管理員並僱臨時工人十餘人，將譚墓內外雜草殘枝與各省市題贈石碑，來了一次

大掃除，頓使面目一新，吸引了更多的遊人。每年的例行祭奠，由市政府分別通知各機關派遣代表與祭，並由市長主祭。譚伯羽先生、譚祥女士等親屬在京時，每必前來參加答禮。勝利返京後，俞大維氏出長交通部譚伯羽任政次，時我主持



南京貢院，後為市政府所在地。

青島港工局事，對搶修經費之籌撥，譚最關心。前些年與譚氏在臺相見時，猶感謝管理譚墓一段往事也。

南京為行政院的直轄市，其市政府地位與省政府同，自不宜兼管國葬墓地。但南京市為國府所在地，協助妥覓，是應有的事。不過國葬墓地，應具有其多方面的條件，因此，久久未能覓妥。二十五年十二月，西安事變，立法院前院長邵元冲先生殉難，遺骸運返南京，本擬即行國葬，因墓地尚未覓得，匆促間，即由我和馬市長陪同邵夫人張默君女士前往牛首山踏勘。山距中華門外二十里，山高二百五十公尺，盡一日的時間，走遍了牛首山風景地帶，也沒有得到最後的決定。後因局勢日趨緊急，抗戰情緒，彌漫全國，邵夫人為謀早日入土為安計，遂決定移葬於杭州西湖，國葬墓地，始終就成爲一懸案了。

### 後庭商女秦淮韻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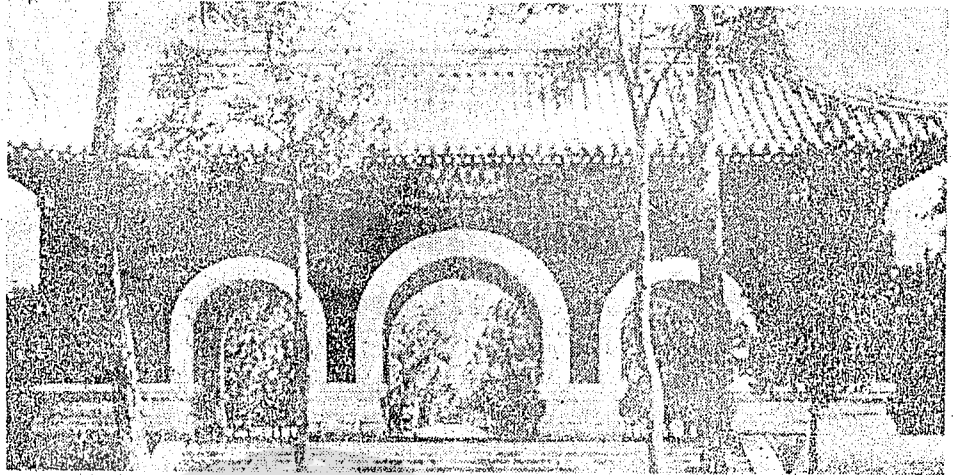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，環山繞水，風景天然，又因歷朝在此建都，名勝古蹟特多，最是令人仰慕。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建都設市後，市郊的名勝古蹟，積極整修，蔚爲全國勝地，中外人士之來遊者，絡繹於途。謹就記憶所及與當日整修情況，約略分述，回首西望，不免有「海內風塵諸弟隔，天涯涕淚一身遙」之嘆。

貢院，在秦淮河的北面，原爲科舉時代的考場，抗戰前及復員後均爲南京市政府的公廨，也就是我早年在南京市工作的所在。貢院地方寬敞，建築古雅，院內的飛虹橋，全用花崗石所建，

池塘垂柳，風景至美。我每於公餘傍晚，漫步院中，遠看衙山的夕陽，近視歸巢的鴉鵲，幾乎忘記了身在公門之中。在那裏，曾經有不少的學者，接受過莊嚴的考試，他們埋首伏案，寫下了他們讀書的心得。他們苦思焦慮，希望得到主試的青睞。結果，他們中有一舉成名，有的屢試敗北，抱憾一生，各人的遭遇，各有不同。

院中的明遠樓，在至公堂之前，樓高三層，作四方形，雕刻精美，爲金陵前代僅存的建築物。至公堂、明鑑堂，雖然早經改爲市政府的禮堂與會議室，但當年主試官登樓觀試的一種威嚴，依稀的還可於想像中得之。有一年元宵夜，京市燈節，熱鬧非常，馬市長夫婦陪侍八秩高齡太夫人在該樓坐觀，一種承歡侍養天倫之樂，給我們特別深刻的印象。

夫子廟，在秦淮河的北岸，貢院明遠樓的西邊，爲南京市的文廟，原是奉祀至聖先師孔子的廟宇，是金陵文化的源泉，是軍民人等到此下馬，最爲莊嚴肅穆的聖地。可惜時代變遷，至聖先師也受了不少委屈。先是市政府爲宏揚社教，將大成殿改爲市立圖書館，供各界閱覽；繼爲推行義務教育，再將明倫堂改設市立小學，培植南京市的幼苗。這兩項措施，正符合了孔子教育的初衷，不幸的是，在淪陷期間，大成殿、明倫堂等歷史文物，全被敵人拆毀，圖書館、小學校的全套設備，也蕩然無存，除了樞星門的石架、廟前的奎星閣，尚仍完整外，廟址的周圍，成爲一片瓦礫之場。廟內大殿大堂拆毀之後，搭滿了違章建築，佈滿了小攤販、雜耍場，形形色色，不一



首都國民革命陣亡將士祭殿，建築全係碑石，拱門相連，殿內壁刻有北伐戰役革命烈士名單。

而足。最可嘆的，在違章建築區內，一些不知文化為何物、孔子為何人的浪人，利用敵人的勢力，邀集了低級的歌女，日夜歌唱，她們以「後庭」之歌，代替了弦誦之聲。她們不但是「商女不知亡國恨」，更萬分的褻瀆了至聖先師。

勝利復員，市政府原擬重加整理，希望在短期內，恢復舊觀，不意正在計劃之中，共匪全面作亂，不久，南京棄守，一切計劃，全部停頓，如今此一京市文化的源泉，更不知毀滅到如何的樣子了。

秦淮河，源出江蘇溧水。西北流，至南京市東南，入通濟門，橫貫城中，為秦時所鑿，故以秦名。秦淮河的風流韻事，傳誦千載，所謂六朝金粉。舊時秦淮河的兩岸，盡是歌樓舞館，畫舫遊艇，紛集其中，有不修邊幅的文人雅士，在這裏置酒高歌，吟風弄月。有公子哥兒的尋歡作樂。有當朝權貴，作為政治買賣，或政治鬥爭的密窟，也有雌伏的失意政客待機崛起。更有遊俠之士、忠義遺民，在這裏隱姓埋名。諸如此類的各色人等，無不以秦淮妓館為其託身的好所在。明末遭臣商丘侯方域與秦淮名妓上元李香君的故事，即其一例。香君固俠而慧，很能辨識賢奸，既許身侯方域，權貴田仰，要想謀奪她，她堅拒不從，結果弄到血濺扇面。楊文聰復因血點畫成桃花，清孔尚任為李香君所作的傳奇，就以桃花扇為名，是千古韻事。李香君有知，或亦無憾其死了。

秦淮河以復成橋至武定橋的一段，風景最美，但因河流不暢，泥沙淤積，曾由工務局在河的

上游，建閘蓄水，定時放水冲刷，很收疏導之功。抗戰前在夫子廟前的河畔，闢有秦淮小公園，並設有運動場，遊休亭等。在抗戰淪陷期間，改建為永安商場。南行即利涉橋，為秦淮青溪的合流處，相傳為桃葉渡的遺跡。桃葉是晉王獻之愛妾的名字，桃葉的妹妹名桃根，獻之賞於臨渡時歌以送之，所以後人就以桃葉名渡。為秦淮韻事錄上，增添了不少的香艷。

### 天雨寶花女兒莫愁

明孝陵，在南京市中山門外，鍾山南麓的獨龍阜，為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。陵前立有華表，陵道兩側，排列著精刻的石獸；雄偉的翁仲，持笏而時；墓前有三碑並列，中題「治隆唐宋」四字。再進，則為禦殿，殿的中央，高懸太祖遺像，殿後有崇偉的祭壇，下有隧道。再後在山上刻有「此山明太祖之墓」七個大字。穿過隧道，可登祭壇，縱目遠眺，南京市的形勢，盡入眼底。在陵前山的山阜上，植有梅花，紅、白、綠各種顏色齊全，每年二月，梅花盛開，花氣所襲，令人欲醉。

葬身在這樣景色綺麗鳥語花香的懨影風光裏，太祖有靈，應可自慰。當太祖少年時，孤苦無依，投入皇覺寺為僧，相信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於投身郭子興後，以十夫之長，居然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更想不到於短短的十五年間，以一布衣而做明代開國的皇帝，風雲時會，或亦有其因素，但最重要的，恐怕還是太祖的天生雄才與不斷的努力。而郭子興的義女，她竟然也很幸運的做

了太祖的皇后。

登太祖祭壇，向東北半山遙望，眼線穿過百子橋、老君殿，就是京市勝景之一的紫霞洞所在。洞內可容數十人，洞旁甘泉如瀑，回首西眺，就在鍾山的南麓，是革命偉人廖仲凱的墓地，建築雄偉。

中山陵，在鍾山中茅山南坡，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墓。鍾山，舊稱蔣山，又名紫金山，



靈谷寺東北為國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長譚延闓國葬處。

山的周圍約六十里。高四百六十八公尺。雙峯突起，上接青冥。在山的頂嶺，有一人泉，僅容一勺，挹之不乾。西有黑龍潭，旁有七佛龕，為梁昭明太子蕭統講經的所在，庵後有昭明書臺。西峯頂上為天堡城，西北麓為地堡城，形勢均甚險要。

陵墓全臺的平面，作警鐘形。全部建築莊嚴偉大，為近代所僅見。陵前有大牌坊，上刻「博愛」二字。牌坊後面的廣場，可容五萬餘人。由廣場直達祭堂的平臺，高四十五公尺。在平臺的前面，有石級三層，第一層十八級，第二層三十級，第三層四十二級。平臺的周圍，為用花崗石築成的石欄。祭堂的設計為宮殿式，莊嚴肅穆。平臺的中央，關門有三，分別以國父三民主義民族、民權、民生命名。祭堂之頂作穹窿形，並綴以青天白日。堂之四壁，分別刻有國父遺囑、建國大綱、校訓、告黨員書。堂之中央，供國父石像。國父身衣長袍馬褂，栩栩如生。像下石座的四圍，刻國父生前事略。堂之後，為墓門，楣額「浩氣長存」。門前有石碑，上書「孫中山先生之墓」。進入雙重墓門之後，為一圓形墓室，國父的石槨，即奉安於室的中央，槨外繞以石欄，供人瞻仰。

南京的雨花臺的為人所共知的名勝。雨花臺在中華門外聚寶山上，相傳為侯景之亂梁武帝餓死臺城時，有雲光法師在山嶺坐團說法，感動了上天而雨寶花，因為名。山多雨花石，遊人可任意檢取，攜歸留作紀念。山北的方公祠、卓公祠、節孝祠等，現在已成陳跡。永寧寺，也早已被毀。甘露寺及方孝孺墓，當年因劃入軍事區域

，遊人不能進入。

方孝孺，明海寧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從學於宋濂。孝孺工於文章，以闢異端為己任。以「正學」名其書室。漢武時，為漢中教授。建文時，為侍講學士。燕王入京，即帝位，令孝孺草即位詔，不從，被殺，夷十族。為明代大忠臣。

山的西麓，有一石碣，碣題「楊忠襄公剖心處」，這就是宋建康府楊邦父痛罵金人後剖心的地方。石碣之後，為三忠祠。所謂三忠祠，即楊邦父、文天祥、李邦華三位忠臣的祠堂。實則祠已無存，僅遺址豎有碑記而已。

莫愁湖，在京市西門外約一公里的地方。明時為徐中山園。相傳六朝時南齊盧家女子莫愁居此，故以名湖。梁武帝歌：「河中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；十五嫁作盧家婦，十六生兒字阿侯。」

莫愁湖的風景，極為清幽。抗戰前，已由市政府改闢為公園，遊人往返，絡繹於途。湖的南岸，有華嚴庵，庵內有勝棋樓，為明太祖與中山王徐達奕棋處。下為鬱金堂，立有莫愁女子的石刻像。四壁刻有很多的對聯，都出自古今名人的手筆。堂後臨湖，清麗雅絕。湖北的清涼山，婉延環列，一目瞭然。堂西為曾公閣及湖心亭，已不知毀於何年，惟存其遺址而已。庵西有市立小學，常年弦誦不輟。

### 隨園故址棲霞古剎

漢西門內京市西區清涼山一帶，地曠人稀，風景宜人，原有清涼寺、小九華寺及掃葉樓諸勝

。清袁枚隨園遺址，即在於此。

袁枚，字子才，錢塘人，號簡齋，乾隆進士。歷知江寧、溧水、江浦、沭陽諸縣，並著政聲，於丁父憂之後，不再出仕，卜居於江寧的小倉山，額其別墅曰「隨園」。隨園原為隋氏之園，歸子才後，易名隨園。袁枚的隨園詩話、隨園隨筆、隨園尺牘，都以所居的別墅名書，後來世人也就稱袁枚為隨園先生。

隨園是一個令人流連的地方，我每次經過隨園，必停車漫步，俯瞰山丘起伏，遠眺市塵櫛比，近覽隨園的茂林修竹，池塘綠波，飽餐景色。想見當年隨園老人，扶婢策杖，在妻子的簇擁下，漫步於青山綠水之間，悠遊於百花齊放叢中，一種置身仙境的樂趣，不禁幽然神往。有人說，曹雪芹紅樓夢大觀園的寫景，就以隨園為準。這當然是不足為證的傳說，但隨園的豪華富麗與引人入勝可以想見。惜乎時移景遷，當年的勝事隨流水，只落得後人的憑弔。南京淪陷，已二十六年，這樣一處歷史的勝地，被共匪埋沒得恐連供憑弔的遺跡也沒有了！

幕府山，位於南京市的觀音門外，燕子磯之西，山高七十丈，周圍約三十里。傳為晉元帝渡江，丞相王導為建幕府於此山而得名。南北朝時，陳霸先嘗大戰北齊軍於此。山有石灰石，居民撥石取灰，所以幕府山又叫石灰山。史載：明常遇春戰陳友諒於石灰山側。就是指此幕府山而言。北麓，有一觀音閣，閣旁的峭壁之上，有條數尺長的鐵鍊，相傳是明代預言家劉伯溫繫船的遺跡。觀音閣之旁，有一平臺，傳為馬娘娘梳粧臺

遺址。殿後有自在天及濟公洞。沿山北麓，在國防工程來看，乃是京市的外圍，當日由軍事機關建築了一百以上的砲座，嚴守秘密，砲座原為十二個山洞，稱殿山十二洞，砲座即以洞為掩護，洞門有鎖。傳聞京市撤退之前與敵軍作最後搏鬥戰，欲利用此百餘座砲架時，因在忙亂中，一時未能找到鑰匙，結果無法應用，此點亦一大教訓也。抗戰勝利復員時，僅有頭臺、二臺、三臺三個洞，其餘九個洞，也無從尋考了。

頭臺洞，距永濟寺大約一里光景，洞外有屋，洞口的中央為佛殿，殿後奇石矗立，竅穴通幽，其中有一洞，直通崖頂。洞外的峭壁上，刻有筆力雄健的大壽字。

二臺洞，在頭臺洞之西，洞口緣崖結樓，面臨揚子大江，景色奇勝。所謂二臺洞，洞在觀音佛龕之下，並且洞中有洞，傳說從前，洞可直通鎮江，及後將內洞用石門堵住，究竟能通何處，已無法懸測。

三臺洞，在二臺洞之西，傳說可通鍾山，洞有觀音泉，小有天諸勝。洞穴曲折，攀登木梯而上，有大羅天宮、長生塔、老祖閣，登閣遙眺，萬頃江天，一覽無遺。觀音泉的左邊，有石刻吳道子畫童子拜觀音像，栩栩如生。

棲霞山，原名攝山，後以寺為名。人都稱有棲霞。棲霞山在南京城外東山鄉下，屬江寧縣，不歸南京市管轄。大約距京滬鐵路下關站二十五公里，山麓並設有車站。另有公路，直通京市，山高一百三十餘丈，周圍約四十里，山的形狀作山字形，鳳翔峯為其最高峯，並由鳳翔峯分為中

、東、西三峯，東峯又名虎山，山多楓樹，每年秋深時分，滿山燦爛的紅葉，令人陶醉，所以有「秋棲霞」之稱。

在棲霞山的中峯之西麓，有棲霞寺，寺宇的建築，巍峨雄壯。山多林木，為我國四大叢林之一，寺前有明徵君碑，碑文為唐高宗所撰，高正巨書。碑的後面，刻有「棲霞」兩個大字，筆力雄偉。寺西有明鏡湖，湖上有彩虹亭。

在棲霞寺之旁，藏經閣之南，有舍利塔，塔高五丈餘，分七層，全部建築都用整塊底石堆琢而成，每層均有佛像。在藏經閣之後，舍利塔之東，有千佛嶺，嶺踞中峯南部，就石巖刻成佛像千尊，中以三聖石佛為最大，中間的彌陀佛，高約四丈，左右兩佛，也高約三丈。山嶺之上，有紗帽峯及明月臺等勝景。再由千佛嶺而上，就是鳳翔峯了。鳳翔峯的西北為西峯，在西峯的山麓，棲霞寺之北為珍珠泉。對面為高奇峯墓，由國府主席林子超先生題碑，碑文為「畫聖高奇峯先生之墓」。

自民國二十四年春，筆者轉任南京市工務局局長以迄民國二十六年夏抗戰軍興，奉命撤退到武漢為止，出長工務局三年多期間，正是我國黃金十年突飛猛進的階段，首都南京的諸多建設，率皆在此一時期逐項完成，因此，無論對首都南京或對筆者個人而言，那三年多都是一段值得懷念追憶的時光，只是時至今日，已是前近四十年的往事了，但願早日反攻，光復南京，讓我們舊地重遊，發奮努力，將建設大南京的神聖工作從頭做起！